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紹聖四年五月辛未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吏房送到吳居厚除權戶部尚書詞頭詔令臣命詞行下按居厚項於元豐間被知先帝自朝散郎除天章閣待制充京東路都轉運使先帝親為褒詔稱居厚將命一道不辱使

指無黷乎上不擾乎下不誼乎聞於二三年間坐致財用數百萬計前日縣官窘迫一朝變為寬舒求之內外主財之臣政績著驗顧未有出其右者至於遷官賜服數次及司馬光用事務快宿憾改更廢黜先朝政事人物故劉摯等附會首論居厚而言多無實不待服罪責為散官考其所坐悉緣公事本無賊私廢棄顯狀一被譴斥首尾十年至紹聖親政始復收用察其元犯已與除落今自戶部侍郎除權尚書計其資歷無甚超越而

議者尚以前事為言臣若苟隨流俗心懷顧避既慮給事中封駁又恐諫官御史奏論相與協心終不命詞反致先帝初則失人次則失言以矯誣在天之威靈而助成司馬光劉摯等之素志則是臣懷利朋姦沒身無以塞責是以聞命審思即草詞訖蓋以其心非附朝廷以為同非反同列以為異非交私居厚以為朋黨而區區之忠所深慮者累先帝知人之明違今日紹述之志也望降臣此章與居厚除命行下明示好惡以風四方則

非獨於臣幸甚詔榜示朝堂朕以眇躬獲承先造永惟
休烈盛美欲以昭示萬世而頃遭群姦同逞宿憾興訛
造訛力肆詆排政事人材廢毀殆盡夙夜悼懼靡敢違
寧思與卿士大夫共承厥志庶幾德業傳信無窮念今
在廷之臣鮮知事君之義崇鄉原以為善士造虛譽以
進無能以交私合黨相先以奉法守公為諱材智勝任
則闖茸共嫉趣向至正則頗側深仇端亮勁挺有特立
之操者不見容於衆人媿阿回遁持兩可之說者必得

名於流俗沉溺忘返險薄可嗟乃陰懷私恩顯廢公議
以姦臣所斥逐為當罪所變更為得宜以先帝所建立
為不然所褒擢為非當借譽餘黨幸復甄收務令舊章
未能淳一扇為是非不定之論欲開善否更用之端浸
長小人之道於難知之中以疑天下之聽於未孚之際
幸時事之中變庶人情之翕從每懷及茲良用慨嘆朕
察言觀事灼見邪心欲正典刑當申儆誠繼自今日爾
其自新式懲厥愆畢趨於正示以好惡非曰苟然其或

怙終必罰無赦咨爾在位尚克欽承 元祐初章惇爭

論役法劄子有云役法可以緩改非如京東鐵馬福建

茶鹽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也及蔡卞與序辰謀共

作詔榜慮惇不從乃持惇元祐劄子以脅之曰若謂居

厚京東所行非是則先帝褒詔亦非是矣惇噤不能語

於是從序辰所請降詔榜云 今實錄元祐元年二月章惇論役法劄子亦無此不

改一日則有一日害等語蓋崇寧史臣陰為惇諱紹興史臣不能檢討增益之也 詔起居郎

兼權中書舍人沈銖不當以無根繳奏吳居厚特罰銅

二十斤銖再論居厚頃使京東坐聚斂罷不可以長地

官即改命蹇序辰仍令銖分析序辰既草制銖因被罰

壬戌除居厚銖繳詞頭甲子再繳戊辰改付序辰辛未罰金舊錄云吳居厚除戶部尚書銖以居厚領使京東坐聚斂罷不可以長地官詔銖具實狀不能對罰金新傳因之居厚實狀有何難對政坐以元祐為諱耳史臣

辨阿莫辨可嘆也

翌日樞密院奏事曾布曰上竊聞沈銖近

以繳吳居厚詞得罪上曰止罰金布曰又聞有勅榜上
曰止降詔布曰居厚初除待制葉祖洽亦嘗繳奏陛下
聽之今沈銖既罰金又降詔榜告以吳居厚蹇序辰為

君子以沈銖為小人恐人情不服上曰不曾指名布曰聞三省行遣先坐沈銖繳狀詞次用蹇序辰章䟽降詔如此亦指名也古人以逆人主指為逆鱗以謂撻之者死然挺特自守之士以義理自守議論之際雖死不避儻欲使衆論以小人為善人君子為小人雖曰殺人亦不可奪况出榜乎臣以為詔榜無益於事兼如此乃是欺罔聖聽上曰序辰因何却與居厚一般布未及答林希進曰此已行之命無可論者魯布所陳極當望陛下

知察耳上唯阿而已

布錄在壬申
今附此日

後數日

布錄在
丙子

布

又言臣前日論居厚事喋喋煩聖聽然聖問以謂序辰
何以與居厚一般臣倉卒未及對陛下知居厚事狀否
元豐中先帝欲按閱河北保甲患用度不足居厚即獻
絹三十二萬及措置糴便陝西邊事居厚皆有所獻此
時先帝不得不悅財利之臣能舉職如此不得不獎擢
然京東歲有羨餘一二百萬非取之於民何所從出前
日之京東今日之京東與居厚在彼時宜無以異不知

居厚何術獨能致此羨餘居厚之所經營如民間禁補
修舊鐵器一一要從官買其他掇斂細碎大約類此上
曰事皆虛當時不曾根勘但人言如此耳布曰居厚京
東之事人人共知恐不虛如鐵器事嘗為優人所玩安
可謂無兼章惇元豐末章䟽曾論居厚云京東之人恨
不食其肉此語莫不虛否然居厚不足論掇斂之事害
及一路而已若序辰者則害天下其為害蓋百倍於居
厚何止一般何以言之序辰凡所議論不復顧義理若

三省所悅雖凶慝小人必多方主張庇護害政之大無
大於此今但言流俗之人黨助元祐姦黨冀其復用臣
固嘗開陳以為君子小人皆不當有此意誠令與三省
異論之人皆是小人緣小人用心惟利是視豈可舍今
日權要大臣不肯附麗却一向黨附海外編管安置之
人冀其復用以求官職希進用其術無乃太踈乎小人
懷利必不應顛倒如此但知義理自守之士不肯為三
省變易天下公議雷同欺罔爾兼居厚昨除待制葉祖

洽亦嘗繳詞陛下伸祖洽之言罷居厚之命中外鼓舞稱誦今日沈銖所繳乃與祖洽無異而銖獨罰金又出敕榜此臣所不曉又如呂嘉問欲除卿陛下以為不可欲除侍郎陛下以為不可過都門欲一見陛下亦以為不可今忽除待制莫不駭聞緣權侍郎四年方即真又一年乃得待制今比之侍郎乃更速五年矣臣固疑近日政事更非前日之比也亦嘗自陳凡所欲言隱忍數十有八九而其所陳已喋喋不勝其多臣猶自厭况陛

下乎上曰大臣所見豈可不言言之何害布曰臣每蒙
陛下開納如此益不敢循默然願陛下更賜采納臣自
初秉政即嘗奏陳以為先帝聽用王安石近世罕比然
當時大臣異論者不一終不斥逐者蓋恐上下之人與
安石為一則人主於民事有所不得聞矣此何可忽也
上曰馮京輩皆是布曰非獨京輩先帝曾諭臣王珪雖
不言未必不腹非也今三省無一人敢與博卞異論者
許將輩見差除號令有不當但鬱悒而已如序辰輩多

端劫持驚恐在位之人使不敢與三省違戾只如有文字云元祐大臣非其死黨不得為執政許將見此一語為之破膽上曰不記得有此文字布曰序辰但於文字中以一兩句微詞驚恐許將輩非公然排擊許將宜其陛下不記也今上下人情如此願陛下以先帝御安石之術為意上又問林希用心如何布曰臣累曾言希有學問識見若不為利害所怵於義理不患不曉今致身至此實不肯附麗人議論極向上曰於卿處則然未

知他處何如爾布曰或不至此布又問上近日論議者莫亦以臣為黨助元祐之人否上曰豈有此理卿何可加以此布曰臣固自知於元祐之人無一毫干涉然見其變亂是非如此臣亦不敢自保上笑曰無之豈得有

此

布錄在丙子本附此許將時為中書侍郎陳瓘尊堯集理財總論曰按安石初為從官即倡理財之說及

至參知政事故行其所言今考日錄第一安石於未執政前七對神考並無一言及於理財至於執政供職之第一日即偽書對上之言曰人主當以成禮義廉恥之俗為急若宣著為利之實而禮義廉恥之俗壞則天下不勝其弊孟子恥言利曰亦有仁義而已矣然其卒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人不敢後其君此乃人主大利

也嗚呼安石著書首撰此語却思孟子之說其於前日所行不可謂之無悔也年運而往難悔可追悔而不改濟以欺偽作為誣書陰授蔡卞卞紹聖用事之初專述熙寧及哲宗既怒常立然後驟述元豐始與序辰謀作蓋抹之事矣事之本末臣請叙而論之臣聞紹聖三年尚書右丞蔡卞引選人常立為假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又力薦之賜對之明日復請躡除侍從官哲宗問卞曰立誠神考而卿薦之何也又顧丞相惇曰卿不見其語乎惇謝不知因請其語哲宗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來民在塗炭又云自秩與安石去位而識者知政事必敗其謫厚安石而誠薄神考如此卞薦之何也即命中使史院取秩行狀哲宗親指塗炭必敗四字以示宰執惇等皆頓首謝罪請貶立監壽州酒給事中葉祖洽駁曰立誠毀先烈謫輕近地乃改立永州監酒而撰常秩行狀者趙冲特勤停初太學博士林自用卞之意倡其言於太學曰神考知荆公不盡尚不

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固駭其言矣自哲宗既
怒常立卞始惶駭改意而林自滕文公之罪亦自此不
敢言於衆卞於是與序辰等始用蓋抹之術矣又論曰
日錄載安石之言曰人君為天地萬物主須是蓋抹得
事過乃能濟天下紹聖中蔡卞用蓋抹之術在既竄常
立之後安排之序的然可指臣請稽其本末而論之熙
寧九年鄧綰落御史中丞安石亦相繼罷去退居鍾山
著此訛書以授蔡卞卞當元祐之時增光潤色九年肇
削恩怨分明回互妨嫌以叶衆好照顧本末以全私美
書行於紹聖之始嫁禍與造書之人惇等醉迷例遭嫁
賣不知宗廟之遭詆誣也天實使之薦常立哲宗皇帝
灼見姦偽竄惇臣於遠方卞惟偽迹寔彰於是屈己改
圖而用蓋抹之術矣蓋卞之初意譏薄神考元豐之政
專務紹述安石熙寧之事至是知其不可則與蹇序辰
同謀以神考褒勸吳居厚手詔勝於朝堂其迹則善述
熙寧深讚元豐其心則脫安石詆誣宗廟夫詔褒居厚

乃神考駕馭監司之意爾元祐初章惇爭論役法劄子云役法可以緩改非如京東鐵馬福建茶鹽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也及卞序辰共作勅榜之時先以章惇元祐劄子爭持宰相曰昔以居厚京東鹽馬之事不改一日則一日之害是以理財之詔為非也惇計無所出喋不能語於是亦以勅榜為是矣且安石初欲理財自謂合於經術謂司馬光之徒皆不曉孟子義利之說豈以理財為不美哉及退而著書則於初作參知政事第一日便造安石奏上之言曰孟子恥言利若宣著為利之說則恐壞風俗又造安石奏上之言曰陛下但好理財者則汲汲而用至於講道則不以為急又曰以理財為先則人將機巧趨利又曰若以理財為先務又召致無行義之人則恐天下觀聽不足蓋安石捨衆自用造法於得君之初追悔著書於十年之後歸過宗廟圖蓋已愆是可忍也復何議哉又其歸過之言曰臣嘗勸陛下不須多張法又論權鐵則曰官自鼓鑄則必與漢同

弊此所以譏元豐之政也卞及序辰謀取神考駕馭監
司之詔勝于朝堂豈為一吳居厚而已哉欲實安石詆
譏之語而杜塞天下愛君之言耳夫有舒有慘天道所
以變通一弛一張文武所以相濟神考聖訓曰什一而
稅足矣又曰今稅斂已重此則理財之正論聖主之本
心也至於詔獎居厚則所以獎有勞之臣耳孰敢以為
非乎卞等揭視一詔便謂安石所諱理財之事可以移
過於宗廟而曰銖誣偽之言可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蓋
卞等所謂蓋

抹者如此

御史蔡蹈言臣伏覩聖旨指揮以權中

書舍人沈銖繳還新除戶部尚書吳居厚詞頭令具析
聞奏者臣竊以中書舍人之職專掌書命朝廷除授未
允公議則王命之出不可不審况有義當論列若論失

其實而上罔朝廷即銖被罪黜可也不當更令具析待之以不信而使在廷之臣以此為戒它日無敢言者且居厚之為京東都轉運使牟利殃民衆所備聞近者朝廷初復居厚待制矣是時嘗有繳還詞頭者朝廷為罷其命不聞有令具析聞奏之旨今居厚超遷踰等又非待制之比而銖之所論公議翕然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聖慈追寢令銖具析指揮庶存近侍論思事體又言伏見聖旨指揮以權中書舍人沈銖繳還新除權戶

部尚書吳居厚詞頭令具析聞奏既又罰銅二十斤放
并今月十九日尚書省降到勅一道臣僚上言辨雪吳
居厚事令本臺榜朝堂者臣謹按居厚奉使京東征利
苛急惟務羨餘以赴功賞而創置鐵冶等非義取民一
方愁怨聲動朝野在元豐末年左右大臣已嘗論奏其
惡而責守廬州矣其大臣及同時被遇先帝之人莫非
公心以救正朝廷法度以此見居厚非本無過者若謂
悉皆緣公本無贓私則人臣奉使一方不能致朝廷之

德意下究而萬口嗷嗷不勝其怨其為失職何必賦私設或棄瑕甄錄出自宸聰則臣下所不敢知其如中書舍人當行職事其所見繳還詞頭未為過也而勅旨勒令具析事狀既而罰金以加其罪亦已太甚宜乎衆所駭聞也蓋居厚事狀天下共知若謂論者厚誣是欺天下也天下之不可欺以有公議存焉公議不恤雖聖訓諄諄申儆具寮恐無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朝廷清明陛下仁孝習先朝故事固已純一庶人

無知且猶無所議况士大夫乎天下既無異議而止緣
中書舍人繳還詞頭便為異議如此則一切不問無繳
還者謂之其志同可乎臣愚伏望聖慈更加省察沈銖
繳還吳居厚詞頭實協公議特賜原宥庶使在廷之臣
不以言為戒矣天下幸甚 河東路經畧司言內殿崇

班王安靜昨出界討擊青魚河賊所部殺獲最多昨與
折克行子姪一例同減半推恩依格合轉三官更減四
年磨勘除正推恩外有轉一官減四年半磨勘未賞詔

王安靜特依格更與轉一官仍減四年磨勘 觀文殿
大學士守太子太保致仕韓縝卒上為輟朝成服於後
苑贈司空

壬申起居郎權中書舍人沈銖乞罷中書舍人職事詔
從之仍改差起居舍人龔原兼權 樞密院言去秋西

賊舉衆入寇鄜延除環慶係鄰路差那兵將前去策應
外其餘路分並曾出兵牽制內涇原入界破蕩沒煙新
寨廣有斬獲熙河乘此進築安西城畢以此稍沮賊氣

比累據環慶等路探報賊界今年秋點集河北諸監軍
司人馬雖已降朝旨下諸路過為隄備竊慮西賊併兵
寇犯一路其餘路分臨時却有觀望不出兵牽制不惟
使被寇路分難以枝梧若西賊分兵侵犯諸路即逐路
兵力足以隨宜應敵捍禦掩擊如併兵寇犯一路其鄰
路除合行策應外如可以側近去處據險設伏出奇掩
擊或扼其歸路或旁出間道邀擊輜車或廣張旗幟多
設疑兵使賊顧望難於進退因其留滯困怠可以追粘

尾擊或乘其退散之際痛行掩殺即選委統制兵將帶領得力將佐及精銳人馬前去其牽制路分若去被寇路分不遠亦依此施行或道路隔邈難以前去即精加探討發兵入界掩擊團聚兵馬或討蕩賊界諸州或監軍司或郊野住坐部落族帳或於本路有合展拓城寨乘伺間隙便行進築如此則西賊於分兵併兵皆無以得志假如蹂踐一路邊面即諸路討蕩或進築彼所喪失不少使賊兵於分合之際無不受害進退左右無以

為謀賊勢自須困敝諸路邊鄙常須獲利此最為備邊
困賊之要惟在帥臣公心體國不懷畏避因循觀望之
意豫與兵將官講議博盡衆論廣設方略則臨時可以
乘機擇利應變出奇萬全取勝及戒約激厲將佐令知
紀律不敢臨事逗撓及應干戰守凡百應接方略論議
素定及令將佐人人通曉貴免臨敵倉卒措置乖方滋

長邊患詔陝西河東諸路詳具措置方略以聞

新本刪
修云樞

密院言去秋西賊舉衆寇鄜延除環慶係鄜路差那兵
將前去策應外其餘路分並曾出兵牽制內涇原入界

破蕩沒煙新寨廣有斬獲熙河乘此進築安西城畢稍
沮賊氣比累據環慶等路探報賊界今年秋點集河北
諸監軍司人馬已降朝旨下諸路過為隱備竊慮西賊
併兵寇犯一路其餘路分觀望不為出兵牽制被寇路
分難以枝梧若西賊分兵侵犯諸路合行策應如此則
西賊於分兵併兵皆無以得志此最為備邊困賊之要
詔陝西河東諸路詳
具措置方略以聞

廣西經略司言據知南丹州莫

世忍牒男公鞫與弟公佞自成唇吻前去歸明乞在本

路安泊公鞫稱曾入貢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

客兼御史大夫武騎尉帶到妻男等二十一人同歸明

人閑勞共六人內閑勞亦曾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

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並乞換班行名日本司今
相度欲差人伴送前去吉鄂州給田產安泊詔莫公鞠
與鄂州團練副使不簽書公事閑勞與吉州長史並不
支請受仍令廣西經略司差人伴押前去鄂州交割今
於本州一處居住候到給與係官堪耕種田土仰本州
常切羈縻

甲戌詔以眉州進士家素為綿州司戶參軍充眉州
學教授用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薦也 又詔故左班殿

直金明寨主何鯁已與兩資恩澤更與一名三班差使
母王氏封縣太君以鯁死事故也

乙亥都提舉汴河隄岸賈種民言元豐年導洛通汴遂
改汴口為洛口止係通放洛河清水遂名汴河為清汴
間或水小即以櫃內清水添助行流自元祐年間却於
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達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
以調節乞將汴河依元豐年已修狹河身丈尺深淺檢
計合用物力具數申尚書省復元豐清汴立限修濬通

放洛水復為清汴及乞依元豐年例復置洛斗門依舊
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閏二月十九日初差種民同
楊琰相度 先是曾布嘗為上言昨李仲欲廢清汴當
時若非臣在河陽清汴幾廢然仲以開御河遂復用臣
竊以為用人當如此凡可以吏事驅策之人何可責以
名節陛下嘗宣諭以為不可以一言廢人臣嘗稱誦德
音以為不可易之論以仲等附麗之人何足深責當時
只以王巖叟經過語仲以但建此議朝廷必行仲遂決

然只以數句語言便欲廢清汴當時吳安持在都水臣
既令通判往再相度得不可廢遂以申都水都水乃責
問河陽云二者之言孰為是非臣遂申都水云通判之
言允當事方寢前日因賈種民來白清汴事臣嘗及之
種民亦能笑云都水不敢決可否乃責河陽上曰巖叟
用心極可罪當時貶蔡確意不在確盖有傾搖之意布
曰此臣所不知此必有人言蔡確定策有功遂確則有
廢立之意上又曰梁燾亦然又言先帝作清汴又為天

源河有深意元祐中幾廢種民云若盡復清汴不用濁
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曰先帝以天源河為國姓福地
此衆人所知此何可廢上曰吳安持亦不佳布曰朝廷
每欲屏元祐黨人而安持獨進安持在元祐中附麗大
防大防臨行猶且薦之而紹聖中獨進用臣所不曉

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陝西路轉運司言岷州錢監自
來應副六路用兵支費和雇脚乘道里阻遠今相度欲
以舟船般運至熙蘭二州極邊使用沿河亦有古道可

以修治安置遞鋪直至熙河北瑪爾巴山等路一自岷州城外裝船於洮河內駕放般載錢物至中路上襯地名噶勒幹河水湍急并山硤石磧至下襯計六十餘里不可行船今既沿河道可開自上襯擺置六鋪勒鋪兵二人陸路般運至下襯地名章龍硤石却用熙州船裝載直至熙州或臨洮堡下卸其上下襯各置監官量行修廨舍庫屋卸納裝破并往來催督水陸路般運錢物從之丁丑三省言降授左朝議大夫致仕韓維本以先帝東

宮舊臣在元豐末朋附司馬光最為盡力仍於奏狀內稱止為上謝太皇太后特賜褒諭更不奏謝皇帝顯有無君之心詔韓維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致仕於筠州居住維諸子乞盡納己官聽父居里詔以維先朝舊臣年八十一特許之其實諸子告章惇云父執政與司馬

光議論多不合故得免行

維子宗孺宗質此據維本傳并邵伯溫辨証新錄曰韓維

歷事三朝者哲老臣而云有無君之心實為誣謗今刪去仍於奏狀以下三十二字按三省所言其為誣謗審矣若削去此三十二字則不見當時所以行遣今復存之邵伯溫辨証云范純仁責永州其子正平正思開韓

維責筠州維諸子告章惇以維執政與司馬光議論不合得免行亦欲以純仁昔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先白純仁純仁曰吾用君實薦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媿心而生者不如無媿心而死二子遂止維謝表云臣言五月二十九日遞到告一道責授臣崇信軍節度副使致仕筠州居住尋進發上道至汝州汝墳鎮准穎昌府牒備坐尚書吏部符准敕三省同奉聖旨以臣八十一歲特免筠州居住者負罪之臣方懷於震惕好生之德遽軫於衰殘祇服異恩交流感涕伏念臣才非應務智弗周身舉遭過於成時遂冒塵於顯任疲駑自竭績效無聞先帝貸其狂愚屢加保護陛下憐其勤舊首預甄收賦命屯奇操心迂拙蒙東朝之訪逮條當世之便宜獨貢謝章實乖常式緣久從於踈外致有闕於講求敢怠肅恭自干誅亟仰繫聖度特屈明刑止降冗員仍干善地杖槁體而祇役冒溽暑以纏痾撫己自憐籲天無所忽頌詔旨

許復里居招驚魂於散亡尚迷歸路顧舊廬而錯愕恍若異身舉宗至於歡呼行人為之嗟嘆此蓋皇帝陛下德均慈父澤並陽春察臣夙稟冥頑未忍伏之銖錯慙臣久嬰疲瘵恐其斃於道途特貸衰年俾終餘日退安窮約甘自比於編民追省愆尤更當期於沒齒奏狀稱止謝太皇特垂褒諭更不謝皇帝汪應辰嘗為燾言韓家子弟以為當時太皇謂維自今當呼卿等為公故維有此奏據維維謝免行表則云條當世之便宜初不及呼卿為公等事須求

韓氏家傳細考之

中大夫提舉崇福宮范子奇為太

中大夫依前充寶文閣待制致仕從其請也 兩浙轉

運副使張綬知洪州知蘇州賈青權兩浙轉運副使先

是三省謂綬不職議以青代之曾布林希言綬亦無它

但嘗牒陳次升問周種索錢故三省惡之兼青苛刻前
在福建起獄所按官吏有至除名其後理雪乃實無罪
今又使之使一路不合物論京東有呂升卿兩浙有青
數路人情洶洶不安矣上然之既而卒從三省議 詔
賜陝西河東銀絹百三十萬上頗吝內帑物曾布請以
牧租錢給之乃許章惇曰內帑本以待邊費上不答

戊寅詔高班梁敦特降一官勒歸班敦嘗管勾潁川郡
王北宅月當得俸一萬五千而敦告上不盡其數僥求

差使故有是責其入內內侍省指揮更不施行 故入
內副都知趙世長係隨龍特與恩澤五資

辛巳詔太史局言六月朔日有食之天著厥異朕甚懼
焉其日可罷視事仍令有司具素膳公卿等更宜勉思
所戒以輔不逮仍差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祭告太社日
未出百司守職其合行事太常寺疾速施行 先是樞
密院奏事上諭曾布以太史言日食欲避殿布曰近例
正陽月乃避上曰天變所當警懼布曰若出自聖意欲

祇畏天戒亦不必故事也上悅退而語三省而三省實不聞之章惇曰須正陽月乃避莫不須如此布顧黃履曰聖意如此寅畏天變雖過不妨履亦然之既而詔書出莫不稱誦而惇意終不悅然亦莫敢不即時頒行也

瀘南緣邊安撫司言蕃官播州夷界都巡檢楊光榮乞獻納播州疆土准朝旨南平軍不得擅便招誘光榮叔姪獻納地土若逐人因事出官即婉順和解仍從長處置尋下南平軍施行經今二年不見二酋出官又報

文廣身死其弟文翰與光榮不相和解

文廣是光榮何親當明著之信

本如此必有脫字

光榮勢微弱欲倚漢界為苟安之計所以南

平軍誘令獻納疆土本軍不候朝廷指揮便行接納雖已敦遣光榮等歸本族萬一為文翰攻侵無所借助或却憑付羅氏鬼主窺圖文翰深恐夷界別致生事其楊光榮已令權播州都巡檢掩其過惡但言不切鈐東部族致害文廣特與放罪正行補授所有文翰遭罹變故雖然難以盡行承襲亦乞特與殿直並充巡檢今來楊

光震元係播州夷界都巡檢光榮係同巡檢光震被害後本司前官已令光榮權都巡檢難以却行貶損况文翰合承襲亦難處光榮之下所以據逐酋元管村族著望乞以播州東南地分作兩面並權充都巡檢其楊光榮楊文翰仍望以巡檢祭酒名目降告施行夷界巡檢自從宣命指揮從之仍各與帶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

是月章惇欲禁河北鹽語同列曰今論者以為祖宗有

詔旨不可禁要之皆吾民何獨河北為不可禁乎曾布
曰相傳太宗時河北人詣行在泣訴乞免禁鹽太宗許
之遂於稅額中增鹽錢其後仁宗時有議欲禁鹽者三
司使張方平以太宗時語白仁宗仁宗矍然為降手詔
云朕不忍令河朔之人斗食貴鹽議遂格至今刻石在
北京惇曰此只是文彥博刻石何故獨不忍河北人食
貴鹽今太學諸生豈可云只照管其齋舉人此非通論
許將徐曰北京石刻見在乃夏竦所刻也布曰冲元嘗

守北都固當知之衆遂默然

曾布日錄右辛
巳今附月末

監察御

史權殿中侍御史蔡蹈言臣伏覩近降敕旨施行宣德
郎竇訥奏乞河北路官賣鹽者臣竊以河北諸州鹽法
自五代以及本朝嘗禁權矣不旋踵仍舊通行熙寧中
先帝嘗問王安石曰著作佐郎張端言權河北鹽事如
何安石對恐亦可為但未詳見本末爾先帝曰理財節
用自足致富如此等事雖不為可也先帝隆眷安石言
聽計從而於此獨斷以不疑非灼見利害不至於是其

後雖有計議之臣請稍更法隨即寢罷由此觀之河北
鹽法若官可自賣何俟今日然則先帝之深思長慮至
仁廣惠固何見矣伏願陛下留神省覽推原先帝聖語
所謂如此等事雖不為可也其意安在臣伏覩元降朝
旨令本路提刑提舉轉運安撫司同共相度今來止有
都轉運司保明深恐衆議必有未協况民情乎欲望聖
慈速賜睿旨且令河北鹽法依舊施行庶不生事一方
安堵天下幸甚

鹽禁後何
如當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九

九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臣王汝嘉

謄錄監生臣李光緒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紹聖四年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翳不見羣臣具表
賀

丙戌三省樞密院同班致詞賀不見虧蝕上顧三省曰
卿等更當修政事以進賢退不肖為意章惇曰朝廷未

嘗不以進賢退不肖為事然衆所謂賢者未必賢須考實若全以虛名進退人則却於政事有害魯布曰陛下以進賢退不肖為戒則政事無足為者賢不肖各得其所則政事豈有不修者乎人固難知然君子小人之分則無以逃天下公議若不顧公議則是非貿亂何以辨明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猶禮貌之有孟子在下然後知匡章為非不孝天下人亦信服豈可衆謂之不孝者皆孝謂之孝者皆是不孝恐無此理臣以為君子小

人有天下公議在誠不難分別惇曰若盡要為君子誰為小人者布曰臣不敢以小人自處若無君子之心何可居此地若有小人在朝廷以義理言之於陛下前雖同列不可為之隱上笑云同列莫難相指布曰為陛下分別是非何所不可章惇為宰相若同列中有小人为陛下言之亦職事也况在下之人邪正淑慝何可有隱只有近日進呈吳居厚謂之棄瑕錄用則可謂之當進則非也惇曰自侍郎遷尚書有何不可謂之當進則非

也兼是使能上曰只是使能布曰謂之使能則亦庶幾
然尚書地勢不輕未宜以匪人處此惇曰尚書侍郎亦
不爭若作執政則不可也布曰執政固不在論議然為
尚書亦已過矣又如賈青所至官守踰濫及作監司按
吏起獄有至除名編管者後按之皆無罪如此等人豈
可付之一方惇曰官所踰濫者何止賈青布曰不知為
誰何不按治惇曰青所至職事修舉今但欲以有虛名
者為監司為從官則政事皆弛矣布曰神宗每稱漢宣

帝循名責實而臣為小官時嘗上䟽言風俗之敝以為
士盜虛名吏習偷惰王安石以為名言然亦未可以有
虛名者便可廢也布與惇反復其語甚多衆皆默然惟
論賈青時許將及黃履曰青在福建誠過當布又曰若
謂賈青為先帝所用則元豐末自犯法勒停惇曰青自
為買珠子布謂惇此言尤無理趣也再對布因言前日
日食陛下發德音退托不逮虧蝕為之不見天人之
際其應如響臣等待罪政府臨事既不能有所建明及

陛下側躬畏變責臣等以勉思所戒亦莫知所報稱又不能引咎辭位以避賢路其罪已不可勝誅及進謝陛下又以進賢退不肖為戒臣伏聽德音雖堯舜禹湯之言無以過此大臣既無以將順臣忠憤所激不免喋喋煩聖聽然臣所陳居厚青等皆小人豈所當進今邪慝之人變亂是非以邪為正以直為曲實中外之所不平左右之臣有正人端士願陛下更賜辨察臣固常恐小人黨與相與為一壅蔽聰明外議皆以為言事官議論

多與三省大臣不同恐不得安職或假以美名徙之他
官或加以罪戾廢黜如董敦逸作侍御史若擢為權侍
郎則可謂峻遷然已罷言職其他言者皆恐似此遷除
則與大臣異者皆去言路必盡引門下朋比讒慝之人
充塞要地則差除有不公號令有不當陛下雖欲有所
聞不可得矣上曰却不曾有此議論布曰中外所憂如
此臣不敢不陳陛下臨事之際思慮先定謹聽而審處

之爾

十二月五日敦逸自侍御史
責知興國軍竟不曾權侍郎

錄故鞏州土刺史

皇甫歡孫部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充鞏州

土刺史

初一日事
今附此

詔修國史院錄歐陽修所撰濮廟

議一本進入

詔詳定重修勅令所刪修官朝請郎徐

發朝奉郎鍾正甫各與陞一任堂除差遣編排官宣德

郎董嗣之與陞一任堂除差遣朝請大夫許介卿與減

二年磨勘仍依元豐年例選留刪定官四員檢閱官一

員令本所具功力輕重分等第關司勲擬賞申尚書省

丁亥詔兵部支降神臂弓五百張付環慶路經略司

新無

戊子武昌軍節度使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
宗楚卒車駕臨奠輟視朝三日贈太師追封惠王謚曰
僖節 府州觀察使同知太宗正事仲御為鎮寧軍留
後開州防禦使仲聘為同州觀察使

己丑詔蕃官作坊使棟懷義特贈東上閣門使忠州防
禦使賜銀絹緡錢各一百男殿侍溪棟已半之仍令經
略司各具其孤以聞以涇原戰歿也 詔賜蘭州增展

金城闕入役廂禁軍弓箭手蕃漢兵民特支有差 戶

部狀檢準治平二年三月四日中書劄子節文三司奏
欲應今日已前及今後客人批抄茶稅錢五分依元指
定住賣去處內荆湖南路販茶限一年八個月荆湖北
路限一年六箇月江南東路兩浙淮南限一年四個月
送納了足餘五分並與展限半年如更有客人陳乞展
限從省司勾追勘斷奉聖旨依本部看詳治平元立法
意已寬商旅又立定不詳展限刑名故拘收課入有準
不誤國計元祐中王巖叟奏請只憑商旅以罷水磨茶

剩數為說更要展限奏請不用祖宗已來條約既送戶部亦不檢引元條申明遂降指揮展限一季顯見日限太寬走失課入兼自元祐二年沿此後來內外茶稅錢本部置簿每年春季違限倍罰稅錢今點檢簿內白脚未勾銷者一千七百四十三件并已有銷了却使元送納處文字到省部月日銷到者一千三百四十八件既無元送納月日則無以勾考違限竊緣每年茶稅錢約七十餘萬貫經今十年失於檢察更元祐中非理展限

恐官司上下別有情弊今欲乞外處委提刑司府界委
提舉司選官一員在京於本部選郎官一員各一年取
索照證文字驅磨施行尚書省勘會元祐二年六月權
展朝旨係一時指揮今来自不合行用外詔依戶部所
申

辛卯權殿中侍御史蔡蹈言近太僕寺主簿李撰遇皇
太后幸池道側不引避罰金衝替太學正林虞衫帽乘
馬行道望上儀衛不即斂退其不恭略同而特旨以贖

論是大臣子勢可撓陛下法非所以示至公詔虞特差替虞希子也 樞密院言累據環慶等路探報賊界七月一日點集河南北人馬已降指揮令逐路講措置備禦應敵方略西賊夏秋之交恐未能點集多以虛聲疑我因得稍自休息然諸路亦不可過為隄備但不宜輒自勞擾仍令諸路帥臣陰為持重安靜之計而明行文字指揮令諸將各整齊兵馬為大舉次第其間如有利可乘自不妨隨宜出入討蕩惟以嚴重養成士氣為上

詔劄付諸路帥臣

此月未涇原章
案云云可考

甲午樞密院言廊延經略司奏相度得延安府延川縣
城形勢不便難為守禦合依延長臨真縣例廢作不可
守禦縣從之 太中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范子奇卒

乙未直秘閣呂溫卿為鴻臚卿集賢殿修撰權知秦州
陸師閔兼都大提舉成都府利州陝西路茶事兼提舉
陝西等路買馬公事

已見三月四日
當存一去一

錄故溪峒南州

田忠遂男洪景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

察御史充南州都巡檢 戶部言承議郎同管勾陝西

路銀銅坑冶鑄錢公事許天啟乞依五月六日朝旨銜

內增入京西川路等字從之仍別給付身黃牒

十二月十五日

改正云云可考

樞密院言熙河蘭岷路騎兵闕馬數多詔專

委權提舉買馬陸師閔於年額外更收買二千應副熙

河蘭岷路諸軍并漢蕃弓箭手限防秋已前數足內弓

箭手合自備馬之人闕經略司依所買錢數寬立期限

催納元價送還買馬司仍逐旋具支買過匹數以聞

詳定重修敕令所言遇聖駕行衝入禁衛從外第一重者徒一年每一重加二等第五重當行處斬即應在禁衛而越入者一重杖一百每一重加一等入第五重徒二年事理重者奏裁以上誤者各減二等其行立不依儀式非越入者杖八十

丙申詔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翰林學士蔣之奇權吏部尚書邢恕各舉監察御史二員以聞

七月甲寅曾布云云可考

詔

江寧府敦遣茅山道士劉混康上京住持上清儲祥宮

九月一日給百
千路費可并此

丁酉賜環慶路修復安疆寨防拓蕃漢官帛有差

三月一日

二十三
日可考

朝請大夫知楚州陳敦為軍器少監皇城使

漢州刺史張整為環慶路鈐轄

戊戌樞密院言招納賞格內如能設方略傳導信息誘
致招到西界內強壯之人許每名支絹十匹緣西界老
小婦女亦有歸漢之人慮招納之際以別無立定酬賞
不肯一例接引若行約回即阻歸漢之意詔招到老小

婦女每人支絹三匹十歲以下二匹 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呈邊報曾布言涇原築遵江已有緒然環慶又欲築灰家背以次經營韋州清遠軍灰家背在青岡峽口入峽行四十里無水泉乃至清遠此地太宗以來經營鄭文寶自長安致林木飛鳥以往皆不可活今雖能進築但恐不免煩朝廷餽餉則關中困弊矣上曰如此何用章惇曰孫路言有良田千頃可耕足以自給又云史不足信布曰史乃已試之效未敢信路之言令保明委

有良田可以自給不煩朝廷餽餉即聽施行上曰如此甚善博曰拓地不獨此處亦當以此戒之布曰固當如此再對上曰孫路不足聽亦未須令施行且令奏聽旨

布與林希皆稱善

七月二十七日戊寅始有詔令檢視

壬寅樞密院言龍猛龍騎係雜犯軍額其闕並不招人止是三年一次於歸遠壯勇人兵內依等樣揀到前後累闕兵額數多今欲禁軍犯徒經決不該配兵級經斷及一年令所屬官司因歲揀取問願依等樣揀填龍騎

指揮者聽等驗發遣赴軍頭司內川廣不用此制詔可
甲辰上批為暑熱應在京工役去處並放假三日 熙
河蘭岷路進築青石硤畢工詔賜入役及防拓軍兵緡
錢有差 三省樞密院同呈熙河進築青石硤役兵等
并特支并涇原築邊江川並賜茶藥內張詢鍾傳欲不
賜上問其故因言青石硤只合作六百步至四百步堡
子傳乃欲作千步城又以盛夏興役非如涇原不得已
而為之上曰為之莫不為無補布曰闕陝人自來云須

築了石門子便是了當但興作非時爾上曰且與茶藥不妨此不足計校布因言傳以十二日興役有書報臣而不奏此乃可罪見劄下取問候到施行上曰走馬亦不奏布曰必是走馬不知然亦當取問次布又言傳不獨此事又欲經營會州而探得黃河水道險於峽江却欲以船棧般運官物上曰誰令傳如此衆莫敢對上又顧輔臣曰似此不可為者莫不須作衆唯唯及再對布又言章惇雖不以傳取會州為然而銳意欲令經營卓

羅監軍司以窺涼州此二者要皆不可為林希亦言臣
初秉政便聞朝廷欲漸為收斂邊事之計今則不然經
營殊未已布曰西人今秋必大點集若氣勢尚如去秋
猖狂則安得不為收斂計上深嘉納曰此不可忽

甲辰二十

七日

乙巳橫海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宗祐為青海軍節

度使進封嗣濮王

舊錄既於此書宗祐封嗣濮王又於
八月十七日書之此新錄削存彼按

宗祐以此月六日卒後旬日宗祐嗣封恐事理當
然若八月十七日則似稍緩今從舊錄止見于此

保寧

軍留後東陽郡王宗漢為昭化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改封安康郡王 權發遣提舉秦鳳等路常平巴宜添

差權發遣陝西路轉運判官

元符元年八月
二十二日可考

樞密院

言熙河蘭岷路經略司言據趙醇忠母李薩爾均言孫

男永壽陞夏國請令永壽弟永順永吉管勾族分仍請

錄永壽男阿克凌承襲官爵永福永保三人更候三年如

不出漢請令與弟永順永吉承襲詔阿克凌特與內殿崇

班仍賜名世長差充本族巡檢先支與請給候年及格

正行管勾餘依李薩爾均所請

丙午詔賜褊江新寨名為鎮羌寨

五月六日始
建請進築

戶部

言凡創置場治處知州監官已有第賞之令而錢本乃
轉運司應副今不預賞恐加沮抑且無以激勸請監官
合得第一等酬獎者本司官各減二等磨勘從之

丁未皇第三女封懿康公主

己酉熙河蘭岷路經略司言本路蕃官東上閤門使登
州防禦使岷州一帶蕃部鈐轄包誠昨赴涇原陷歿有

子一十三人長如京使哈魯結族巡檢并岷州一帶
蕃部巡檢次內殿承制明斯納族次右班殿直喜次猛
並蕃城族次三班奉職文除凌珪族八人未有職名詔
包海特與轉一官除遙郡刺史差充本族巡檢內包文
巡檢包明等四人各特轉一官差充本族巡檢內包文
涇原路有功候奏到仍別與推恩斯結木磋等八人特
與三班借職差充同巡檢先支與請受仍並賜名斯結
木磋名忠結星名信結默名才嘉木錯名良莽布名武濟

實木名勇索諾木名強開佐名毅仍令經略司相度以包誠部族人馬作五頭項分擘與逐人管勾包海仍別作一等分擘餘四頭項將包忠等八人分擘在包明等下同共管勾人馬數目及包忠八人如何分擘於包明等四人族下充同巡檢名目開析以聞 太原府地震有聲 同管勾陝西路銀銅坑冶鑄錢許天啟乞將銅錫條內銅一百斤權減作七十斤比金一兩理賞金部言元祐七年四月六日已有此指揮欲依天啟所乞從之

法冊紹聖四年六月二十
七日聖旨今追附本月日

是月樞密院言涇原路經略司奏準朝旨令諸路帥臣
陰為持重安靜之計而明行文字指揮令諸將整覈兵
馬為大舉次第候得朝旨即會合前去見依朝旨施行
慮諸將謂是的確事機不敢漏泄却致西人不知預不
點集使自困敝今相度於七八月中下旬從本司兩次
遣官詣管下將分或三兩將或逐將聚在一處教習量
支酒食犒設便令休息不惟可以鼓作士氣準備防秋

使喚兼攻討聲勢愈更張大決可使西人取信多方備
我自取困敝貼黃稱如可采乞遍下諸路施行 河東
路經略司奏本司已牒鄜延等路經略司於七月半間
六路兵馬會合深入西界平蕩巢穴及關都總管司差
發下蕃兵馬赴河外軍馬司交割準備使喚并牒軍馬
司計度軍馬安泊之處器用等一一足備候諸路會合
約定月日委統制官分布頭項仰候見行下行兵之日
即取徑路深入賊界毀覆巢穴又牒知麟州王舜臣等

并劄付諸將依此指揮施行反牒轉運使計辦合用糧

糗軍須等去訖詔令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詳逐路措

置從長相度施行

案以紹聖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具奏其報下必在七月上旬今附六月末

七月癸丑熙河蘭岷路經略司奏新寨畢工賜名平西

寨即青石碛也差監押巡檢各四員監當一員

六月二十一日

賜持支

三省樞密院同呈遵江寨奏畢工又同呈章惇

乞李忠傑父子赴本路招納上昨許以秋間召章惇督

布將上上意終不許曰恐走失布曰走失恐未肯爾熙

河一路數州皆有田宅牛馬富盛少比但恐以號令反復爾上曰號令何可爾許將蔡卞皆曰招納未必有效上遂令且已布與林希再對上又及之頗訝數進擬因言忠傑以疑似得罪又未得般家欲且與移京西就便般家上欣然許之翌日詔李忠傑徙潁昌鈐轄世恭徙汝州支裝錢百千及坐船令熙河如法津置家屬赴任所詔許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呂大防歸葬始大防卒於虔州

四月十六日

上聞之曰大防何至虔州及其家

請歸葬即許之議者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本

意也

王鞏甲申雜見云朝請大夫滿迨為渭州通判時
涇原帥呂大忠被召問遑事既對哲宗語呂曰久

要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
臣要其過海朕獨處之安州知之否對曰舉族荷陛下
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外為人所
賣候二三年可再相見呂再拜謝退而喜甚因章睦州
召飯詰其對上語呂盡告之既至渭語滿滿曰失言矣
必為深悔後半月言者論其同罪異罰遂有循州之行
既死上猶問執政曰大防因何至虔州呂後請歸葬獨
得旨歸哲宗簡在深矣嗚呼帝王之度非淺識可窺也
滿過高郵語余如此今以此為據增入其地已附三年
七月十二日大忠加職時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大防

貶循

州時

甲寅寶文閣直學士李南公請將江寧府等九十餘處繁難錄事參軍許差奏舉人從之御批契勘入內使臣自來緣求內中諸殿閣祇候止是希冒逐時非汎恩例及本家回授骨肉恩澤仍有歷仕歲月未深已轉充近上名目者顯屬僥倖可依下項應入內使臣差充殿閣祇候到位實及三年方許將骨肉恩澤及非汎恩例回授仍並隔磨勘其非汎特旨改轉者不拘此制自今年正月一日後為始

御集七月三日下魯布錄作六月盡日今從御集

魯布林

希同呈御批因言陛下肅清宮闈如此可謂英斷上曰
黃門以下理三十年磨勘但營求入殿閣祇候便轉資
太僥倖布曰不獨如此如皇太后歲得八人恩澤及外
家者無幾上曰太后近日不如此布又言陛下於宮禁
裁抑僥倖外庭尤宜留意士類進退之際所繫不輕近
聞有詔舉御史而蔡京與數外議以為卞在政府京何
可數舉言事官上曰召對方除布曰雖如此願除擬之
際更賜留意審察兼聞林希言有欲舉林自者此人固

陛下所知何可在言路上曰不聞希曰聞方經營爾希
又曰近日周秩自淮南移京西衆議恐其過都遂留上
曰無此議布曰衆論恐如此爾此人儂薄亦恐不可在
要地上曰秩曾言鄭雍上舊不以秩論雍為然今似與
之布曰臣累言臺諫給舍皆耳目之任今以蹇序辰輩
充之嘉言謹論何繇至陛下之耳非所以廣聰明之道
也希遽曰臣唯乞陛下勿以執政所悅者為言事官公
選正直之士非朋附執政之人為之則為有補布曰臣

累曾陳此論以謂言事官不可但用執政所喜之人願

陛下留意執政所喜布蓋專指蹇序辰也

周秩自淮南
運副移京西

在六月十六

日今附此

丁巳新知通州朝奉大夫直龍圖閣崔公度管勾崇禧

觀從其請也尋致仕遂卒

公度卒在八月十日舊傳云
公度起布衣卒無所施設元

祐中不免附

會新傳削去

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知陝州游師雄卒

戊午詔知通遠軍康謂詣平西寨界至青石碛以來打

量堪耕種地土都計若干頃畝可以招置得弓箭手若

千人數置籍拘管一面措置召募弓箭手住佃仍具以

措置次第以聞

六月二十
二日當考

庚申侍御史陳次升言風聞鍾傅行下陝西涇原等路
令將軍糧米舂成白米并一色小豆支與諸軍却減下
斗數按傳妄作不遵條例尚書省勘會曾降指揮下陝
西轉運司舂變淨米即不令減數支遣若留充出界齎
糧最為輕便詔陝西轉運司將見舂變到米過軍行出
界即相度量行折數支給 詔吳執中韓粹彥鮑朝賓

王繹張逢何執中謝文瓘石嗣慶曾孝蘊可並令閤門

引見上殿

御集七月九日當考此九人召對因由吳執中八月四日以朝散郎詳定乾令所看詳利

害文字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韓粹彥七月二十七日以衛尉寺丞除京東東路提舉常平八月二十四日以承議郎為司勳員外郎鮑朝賓八月四日以通直郎新權知永州除兩浙提舉二十八日改淮南東路王繹張逢何執中十二月五日以太學博士為諸王府記室參軍石嗣慶八月二十一日以朝散郎除京東西路提舉九月乙卯布錄云京卞引家彬石嗣慶曾孝蘊八月二十八日以發運司準備差遣除兩浙提舉

辛酉上批沿汴兩岸房廊除堤面依條留一丈五尺外
應地步並交割與京城所其屋宇地基依祖修蓋仍令

都大并合干地分使臣鋪頭兵員等同共照管兼隸本

管所割

御集十日事

癸亥太中大夫寶文閣待制知杭州韓宗道卒

甲子內中遺火

此據御集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臣伏聞

今月十三日夜禁中遺火者竊以災異之來必有所因自古聖帝明王德雖甚盛世雖甚治必恐懼修省肅祇天戒故祖宗以來聖德可謂盛矣治具可謂修矣每遇變異常恐其不逮內則小心以求諸已外則下詔以求

直言伏望聖慈追而行之上答天變下達民情儻愚者
之言或有一得庶幾聖政有補萬分不勝幸甚 中書
舍人蹇序辰言吏房送到蔡肇除太常博士詞頭按肇
本從王安石學及元祐間群姦用事凡安石所論著建
立悉遭詆毀肇於此時不能守節顧義遂附會軾轍忘
其舊學軾轍喜其背師附己遂擢實黃本書局由是為
清議所棄紹聖初與舒煥李格非等俱補外任已而獨
用肇為正字復因言者論列寢罷則今日除授其班品

乃在正字之上不當前後自為異同况太常禮樂之司
博士與聞議論由此可以循致顯塗當操行純一守正
不撓之人以稱所任肇與除寺丞 禮部言今後遇僧
職有關所出試題以大議七道墨義三道考校通取文
理優長從之

乙丑詔降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韓嘉彥朝參畢歸主
第從嘉彥之請也

戊辰權吏部尚書邢恕兼侍讀 權刑部侍郎李琮為

寶文閣待制知杭州 試大理卿周之道權刑部侍郎

秘書少監安惇權吏部侍郎 著作佐郎國史院編

修官周種充崇政殿說書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種

貪汚卑猥跡狀甚明姦佞傾險清議不與自去年屢有

進擢不協公議臣嘗論奏陛下付之有司考實悉如臣

言特與放罪且臣嘗為刑部郎官伏見刑部斷例有受

寄財物輒費用者所犯杖罪遇恩特旨衝替種擅用張

綬供給等錢計會弟秩出文帖以寄還為名支付稍工

却令手分收取文帖三年並不報知致綬論訟事發方始寄回澧州所為如此無異於盜原情量重豈止與受寄財物輒費用者為比乎設使就輕姑以受寄財物輒費用論猶有徒罪比之前例衝替有餘朝廷特與放罷臣去年累章彈奏慮煩天聽不敢再三况今日進講經筵在帝左右宜得正人端士則陛下日聞正言見正行而貪婪傾佞之人豈可以充是選伏乞斷自聖衷追寢成命以允公議不聽次升又再言之種卒罷說書 廊

延路經略使呂惠卿言近據諸處探報西賊點集人馬
欲侵犯本路白波流等處合依前降朝旨出路牽制及
乘間進築今踏逐到開光堡正當西賊來路下臨無定
河至綏德城克戎寨相約三十餘里東可以照應天山
等處西可以控扼原平杈把嶺一帶賊馬并對境地名
杏子河東山有寨地可修一城三面各有大溝四面有
大河下面石脚係寨門順寧兩寨之中西與威戎城接
連有地名羅渠谷嶺上可以創修一守禦大寨見委官

相度請從本司一面擇利修築從之

九月壬申可考

御批入

內押班馮世寧藍從熙今月十三日夜內中救護遺火有勞及統部親從官等出入禁中別無踈虞可特各與使額上轉一官馮世寧除宣政使藍從熙除宣慶使

御集

七月十七日事

世寧從熙辭免降詔獎諭仍各賜銀絹五百兩

匹

御集七月二十一日今并書

又批內中使臣各依此推恩內該

轉資者並不隔磨勘劉友端蘇珪黃經臣李瓌楊日言王通賈祥梁昶尹球任詈黃汝賢梁道淵楊迪王達何

景王存劉永達康弼吳庠各轉一資內劉友端更與減
三年磨勘黃經臣王達何景各更與減二年磨勘李翊
與減三年磨勘朱祐之梁昭慶江有度李石劉逢特與
各減五年磨勘張奭徐彥李敏各減七年磨勘依條比
折年月高震黃洙黃式與減五年磨勘依條比折年月
祇候殿頭楊景祇候內品譚稹與各減二年磨勘徐彥
與減五年磨勘餘依已得指揮

御集七月二十一日下

己巳詔罷作北郊竢先罷合祭於園丘乃行先是有旨

遣近習督修北郊帷宮限八月以前畢三省遂下戶部
作北郊準備遣官諸路剡刷錢帛及製造祭服并儀衛
法物甚急忽降此詔許將謂曾布曰此蓋失於先稟也

十二月末

蔡蹈云云

庚午太史奏火入輿鬼主賊在君側宜備之上遣中人
召太史詰之對曰讒慝之人皆賊也惟親近正人修德

乃所以備之

此據曾布日錄天文志七月丁卯熒惑犯
鬼宿西北星主執法者憂庚午入輿鬼丙

午犯積尸氣主將臣
憂與布錄不同常考

光祿卿程嗣恭為直秘閣知揚

州

壬申權兵部侍郎黃裳為試兵部侍郎 鴻臚卿呂溫

卿為直秘閣權發遣江淮等路發運使 秦鳳路提刑

陳敦夫言捕賊盜給賞官司故為留難乞重其責大理

寺立到告捕獲強盜應給賞轉資而官司無故留難者

杖一百從之 詔大程官承發內降并入進及已得旨

關錄三省文書輒私封發及以示人者徒一年五百里

編管賊重者以不枉法論許人告捕賞錢三十貫新先

無

是樞密院奏事上曰中書錄黃文字大程官輒以示人
有闕防否曾布及林希對曰此輩多以轉官及除授差
遣報人求貨賂爾二府文字往還亦多實封但恐不免
私啓封以示人當更勘會如未有刑名約束當立法上
曰當嚴為約束布希退以諭三省遂立此法

乙亥幸上清儲祥宮

丁丑御批內中遺火勾當內東門司官等有失提舉可
依此施行勾當內東門司劉有益降一官更罰銅三十

斤會通門上召使臣馮瑀史世康容彭年各罰銅三十

斤

御集七月二十六日

戊寅詔孫路奏乞築灰家觜寨其令路先檢視委有良

田千頃地利經久可足戍守之費不煩朝廷饋餉即依

所奏施行

六月十六日戊戌環慶始具奏

又詔鍾傳相度卓羅該珠

一帶攻守之計

布錄六月二十二日甲辰九月二十二日壬申可考

皇城使成

州團練使王殊為東上閣門使尋罷勾當皇城司差兼

提舉中太一宮集禧觀事

太一集禧在八月八日今并此或並削去

衛尉寺

承韓粹彦提舉京東東路常平尋改司勳員外郎

在八

月二十

四日